

江上帆帆出 凶頭萬樹齊

袁豹岑先生貽上海縣長江眉仲聯

袁豹岑先生貽上海縣長江眉仲聯

狂歡之夜

(瘦鵝)

月之二十四日、為耶誕節之前一日、西方之人、例有飲宴歌舞、以永此夕、一年一度、未嘗或爽也、先數日、王子汝嘉發起、以是夕會於卡爾登、盡一夕歡、衆謀僉同、因訂座焉、屆期、愚於狼虎會小嚼之餘、適赴會所、時已八時、座客尙寥寥、王子等亦未來、以電話促之、始姗姗至、月圓月圓、猶是缺月耳、卡爾登每值耶誕、裝點頗極富麗、而今年似少差、殊令人有今昔之感、座客甚盛、吾國人殆占其半、粉白黛綠、與華燈妙樂相為嫵媚、今夕何夕、不啻開一中西合璧之時裝大會矣、餐價每客五羊、肴核尚不惡、差足饜口腹之欲、歌舞表演、得節目凡十二、以視客歲之半夜歌舞班亦有遜色、其可娛視聽者、有全體合演之「婦人婦人」、採風流寡婦歌劇之一節、以狀男子之扶服於婦人石榴裙下、而猶沾沾自喜者、誠妙作也、他如黑湯娥舞、「在格立那達」、亦尚佳妙、間有一節、四男與四女歌舞入場、各挾箏、中實小玩具、散擲四座、繽紛如花雨、有得口笛小鈴與小手琴者、於是嗚嗚嗚嗚之聲大作、無論其為壯男、為老叟、似皆一一化為稚子矣、其歌樂節目中、有宇琴氏之個人音樂班、手一曼陀令、而於口中作種種聲樂、婉妙可聽、座客大悅、鼓掌聲不絕、亘三奏而罷、歌舞將半、場中散發汽球與彩紙帽、人爭攫之、一時人人頭上、五采奪目、有黑白之冠峨峨然、狀如一見生財之黑無常白無常者、殊滑稽可笑也、酣歌恆舞、及三時而始已、愚等乃

羅斯舞女多人、衣裳皆作雪色、蹀其蹀、歌笑不常、中一姝、與富春樓等雜坐、頻頻呼酒、兩輔如紅玫瑰、曼聲歌中土打牙牌小曲、厥狀似已沾醉、別一姝、則與一西方少年作軟語、頻親以吻、婉變若不勝情、嗟夫、此真迷人之迷宮也、汝嘉略能舞、因斥資一羊、與三俄女舞兩度、其夫人則與小鶴同舞、雖屬初學、亦楚楚可觀也、汝嘉有愛女愛愛、亦方在場、玉雪可愛、富春樓與諸俄女皆喜之、爭與同舞、斯時全場之人皆陶醉、不知東方之已白、

送兔迎龍

(丹翁)

縛兔用全力、神獅正上勁、忽然兔欲脫、守株有餘興、不必嘲、龍陽龍自有陽性、先看龍燈、頑後看龍舟、競即便到中、秋兔兒不當令、畫報善畫龍、點睛我不吝、報飛亦如龍、有翼應名應。

范源濂遺事

(道聽)

辛亥南北議和代表團中、有一嶄露頭角之人、伊為誰、曰范源濂是、此為社會知范之始、范字靜生、湘人、與熊希齡梁啟超至契、曾屢長教育、中間、蒞滬任中華書局漢文部編輯長、與王寵惠博士任英文部長同時、並主任大中華雜誌、風行一時、可謂中華書局鼎盛之時代矣、范解英文、並精通科學、以是受知於項城、頻年息影津門、今以疾歿、當此干戈擾攘之際、若范氏者、可以勉為完人矣、

秋雲室劇談

(滌秋自京寄)

楊小樓之藝、誠是不肯走險、一舉一動、皆有尺寸、絕無浮囂躁妄之氣、故飾趙雲常遇春等角、覺其功架英偉、儼有大將風度、而林冲夜奔尤為乾脆、無拖沓之病、安天會之猴、所謂家學淵源、洵非餘子所及、若言綠林脚色、何其儒雅至此、余認為施彭兩公案等中人、決不有如此氣概、觀者祇可會其意、不能責以真、而楊之病往往在於懶賣力氣、同是一樣之勁、而大有分別、一則偷懶、一則入神、是以聽楊真不易也、際此捧旦時代、楊猶能以武生撐抵一柱、可謂難能、回憶叫天往日、曾有以空城計斬譚、不能歷閱芳華月之座、真是慨當以慷、楊之於今日、全憑幾十年之老牌、始猶善活、為其與感、當不僅少數人也、



范源濂先生遺像

海粟先生大筆滬濱晤

教至快 貴恙全愈否、為禱、為英習美術、彭君沛民昨在津相晤、詢以願任教科否、

伊謂若 *Life Drawing, Life Painting Outside*、

屆時赴訪乞

接晤詳詳、為幸、中女叩、

時祺 小范源濂敬題 十月廿七日

十月廿七日

范源濂先生遺墨

遺墨 遺生先濂源范



美術家顧澗萍先生之公子



明星新片「北京楊貴妃」之一 楊耐梅及阮玲玉

紅明星

紅

華業

笑舞台

自念七 各種節目計一百種 每日每場各各不同

大節目有

靜

耶誕開獎